



第十一根 红布条

曹文轩 著

那些欢乐，点亮了童年的记忆
那些泪水，凝结起岁月的校徽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第十一根 红布条

曹文轩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第十一根红布条 / 曹文轩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6
(桃桃儿童文学名家系列最佳选本)
ISBN 978-7-5589-0021-1

I. ①第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71432号



桃桃儿童文学名家系列最佳选本

第十一根红布条

曹文轩 著

丛书创意 秦文君
插画作者 许玉安
装帧设计 赵晓音

责任编辑 孙益恒 美术编辑 赵晓音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50 × 1240 1 / 32 印张 3.75 字数 61千字
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89-0021-1 / I · 4057
定价 1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

红葫芦 / 1

蓝花 / 22

第十一根红布条 / 43

田螺 / 57

古堡 / 84

枪魅 / 95

评论家的话：谈曹文轩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 / 111

红葫芦



妞妞只要走出家门，总能看见那个叫湾的男孩抱着一只鲜亮的红葫芦泡在大河里。只要一看到湾，她便会把头扭到一边去看爬上篱笆的黄瓜蔓，或扭到另一边去看那棵小树丫丫上的一只圆溜溜的鸟巢，要不，就仰脸望大河上那一片飞着鸽子的清蓝清蓝的天空。但耳边却响着被湾用双脚拍击出的闹人的水声。临了，她还是要用双眼来看泡在大河里的湾，只不过还是要摆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明确地做出来。

妞妞对这个男孩几乎一无所知，唯一的一点了解是：这男



孩的父亲是这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大骗子。大河又长又宽。她家和他家遥遥相望。河这边，只有她们一家，而河那边也只有他们一家。这无边的世界里，仿佛就只有这两户孤立的人家。

大河终日让人觉察不出地流淌着，偶尔会有一只远方来的篷船经过，“吱呀吱呀”的橹声，把一番寂寞分明地衬托出来后，便慢慢地消失在大河的尽头了。

正是夏天，两岸的芦苇无声地生发着，从一边看另一边，只见一线屋脊，其余的都被遮住了。

每天太阳一升起，湾就用双手分开芦苇闪现在水边。他先把那只红葫芦扔进水里。然后，往身上撩水。水有点凉，他夸张地打着寒噤，并哆哆嗦嗦地仰空大叫。然后跃起，扎入水中，手脚一并用力，以最大的可能把水弄响。

碧水上，漂浮着的那只红葫芦，宛如一轮初升的新鲜的小太阳。

这地方上的孩子下河游泳，总要抱一只晒干了的的大葫芦。作用跟城里孩子用的救生圈一样。生活在船上的小孩，也都在腰里吊一只葫芦，怕的是落水沉没了。大概是为了醒目，易于觉察和寻找，都把葫芦漆成鲜艳的红色。

红葫芦就在水面上漂，闪耀着挡不住的光芒。



湾用双手去使劲拍打水，激起一团团水花。要不就迅捷地旋转身子，用手在水上划出一个个圆形的浪圈。那升腾到空中去的水，像薄薄的瀑布在阳光下闪着彩虹。

妞妞禁不住这些形象、声音和色彩的诱惑，她只好去望水，望“瀑布”，望精赤着身子的湾和红葫芦。

湾知道河那边有一双眼睛终于看他了。于是，他就拿出所有的本领来表现自己。

他赤条条地躺在水面上，一只胳膊压在后脑勺下，另一只胳膊慵懒地耷拉在红葫芦的腰间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在一张舒适的大床上睡熟了。随着河水的缓缓流动，他也跟着缓缓流动。

妞妞很惊奇。但不知道是惊奇这河水的浮力，还是惊奇湾凫水的本领。

风向的缘故，湾朝妞妞这边漂过来了。岸上的妞妞俯视水面，第一回如此真切地看到了湾。她的一个突出印象便是：湾是一个不漂亮的、瘦得出奇的男孩。

湾似乎睡透彻了，伸了伸胳膊，一骨碌翻转身，又趴在了水面上。他看了一眼妞妞。他觉得她已经开始注意他。他往前一扑，随即将背一拱，一头扎进水中，但却把两条细腿高高地竖在水面上。



妞妞觉得这一形象很可笑，于是就笑了——反正湾也看不见。

一只蜻蜓飞过来，以为那两条纹丝不动的腿是静物，便起了歇脚的心，倾斜着身子，徐徐落下，用爪抱住了其中一只脚指头。

湾感到痒痒，打一个翻身，钻出水面，然后把脑袋来回一甩，甩出一片水珠，两只眼睛便在水上忽闪闪地发亮。

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妞妞的脑子里。

他很快乐地不停地喷吐着水花。

妞妞便在河岸上坐下来。

他慢慢地沉下去，直到完全消失了。

妞妞在静静的水面上寻觅，但并不紧张，她知道，他马上就会露出水面来的。但他却久久地未再露出水面来。

望着孤零零的红葫芦，妞妞突然害怕起来，站起身，用眼睛在水面上匆匆忙忙、慌慌张张地搜寻。

依然只有红葫芦。

大河死了一般。

妞妞大叫起来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

后面茅屋里走出妈妈来：“妞妞！”



“妈——妈——”

“妞妞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他……”

近处的一片荷叶下，钻出一张微笑的脸。

妞妞立即用手捂住了自己还想大叫的嘴巴。

“妞妞，你怎么啦？”妈妈过来了，“怎么啦？”

妞妞摇摇头，直往家走……

二

一连好几天，湾没有见到妞妞再到水边来，不论他将水弄得多么响，又叫喊得多么尖厉。终于感到无望时，湾便抱着红葫芦游向原先总喜欢去的河心小岛。

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岛。

在此之前，湾能一整天独自待在小岛上。谁也说不清楚他在那里干什么。

妞妞没有再到河边来，但每天总会将身子藏在门后边，探出脸来望大河。她将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她知道，湾喜欢她出现在河边上。



又过了几天，当湾不再抱任何希望，只是无声地游向小岛时，妞妞拿了一根竹竿走向了河边。

妞妞穿一件小红褂儿，把裤管挽到膝盖上。

湾坐在河对岸，把红葫芦丢在身旁，望着妞妞。

妞妞一直走到水边，用竹竿将菱角的叶子翻起，那红艳艳的菱角便闪现出来。她用竹竿将菱角拨向自己，然后将红菱采下。但大多数菱角都长在她的竹竿够不到的地方。她尽量往前倾斜身子伸长胳膊，勉强采了几只，便再也采不到了。

湾把红葫芦抛进水中，然后轻轻游过来。

妞妞收回竹竿望着他。

他一直游过来，掐了一片大荷叶。然后专门寻找那些肥大的菱角，将荷叶翻过来，把一只只弯弯的两头尖尖的红菱采下来放在荷叶里。不一会儿工夫，那荷叶里便有了一堆颜色鲜亮的红菱。他又采了几只，然后用双手捧着，慢慢朝妞妞游过来。

他的身体完完全全地出了水面，站在了妞妞的面前。

他确实很瘦，胸脯上分明排列出一根根细弯的肋骨来。他不光瘦，而且还黑。黑瘦黑瘦。

他朝妞妞伸出双臂。

妞妞没有接红菱。





他便把红菱轻轻放在她脚下，然后又亮着单薄的脊背，走回到大河里。

妞妞一直站着不动。

终于，妞妞慢慢蹲下身去，用双手捧起荷叶。

他眼里便充满感激。

“妞妞——”

妞妞没有答应妈妈。

“妞妞——” 妈妈向这边找过来了。

妞妞犹豫不决地望着手中的红菱。

“妞妞，你在哪儿呢？”

妞妞把红菱放到原处，转身去答应妈妈：“我在这儿！”

“妞妞，回家啦，跟妈妈到外婆家去。”

妞妞爬上岸，掉头望了一眼湾，低头走向妈妈。

回家的路上，妞妞问妈妈：“他爸真是大骗子吗？”

“你说谁？”

妞妞指对岸。

“他爸已关在牢里三年了。”

妞妞回头瞥了一眼大河，只见湾抱着红葫芦朝小岛游去……



三

妞妞还是天天到大河边来。

湾尽可能地施展出大河和自己的魅力，以吸引住妞妞，并近乎讨好地向妞妞做出种种殷勤的动作。

天已变得十分的炎热了。每当中午，乌绿的芦苇，就都会晒卷了叶子。躲在阴凉处的纺织娘，拖着悠长的带着金属质感的声音，把炎热和干燥的寂寞造得更浓。七月的长空，流动的是一天的火。

水的清凉，诱得妞妞也直想到水中去。

“你怎么总在水里呢？”妞妞问湾。

“水里凉快。”

“真凉快吗？”

“不信，你下水来看看。”

妞妞爬上岸，见妈妈往远处地里去了，便又回到水边：“水深吗？”

“中间深，这儿全是浅滩。”湾从水中站起来，亮出肚皮向妞妞证实这一点。



芦苇丛里钻出几只毛茸茸的小鸭。它们是那样轻盈地晃在水上。它们用扁嘴不时地喝水，又不时地把水撩到脖子上，亮晶晶的水珠在柔软的茸毛上极生动地滚动着。一只绿如翡翠的青蛙受了风的惊动，从荷叶上跳入水中，随着一声水的轻响，荷叶上滴滴答答地滚下一串水珠，又是一串柔和的水声。

大河散发着清凉。

大河深深地诱惑着妞妞。

妞妞被太阳晒得红红的脸，由于水引起的兴奋，显得更加红了。

湾在水中，最充分地表露着水给予他的舒适和惬意。

妞妞把手伸进水中，一股清凉立即通过手指流遍全身。

“下来吧，给你红葫芦。”

妞妞拿不定主意。

“别怕，我护着你！”

妞妞动心了，眼睛一闪一闪地亮。

湾走过来，捧起水浇在仍在彷徨的妞妞身上。

妞妞打了一个寒噤，侧过身子。

湾便更放肆地朝她身上又泼了一阵水。

妞妞便害臊地脱下小褂儿，怯生生地走进水里。



她先是蹲在水中，随后用双手死死抓住岸边的芦苇，伏在水上，两腿在水上胡乱扑腾，闹得水花四溅。

水确实是迷人的。妞妞下了水，就再也不愿上岸了。

湾便有了一种责任，不再自己游泳，而把全部的心思用在妞妞的保护上。

水，融化了两个孩子之间的陌生和隔膜。

他们或一起在芦苇丛里摸螺蛳，或在浅水滩上奔跑、跌倒，或往深处去一去，让水一直淹到脖子，只把脑袋露在水面上。

大河异常地安静。两颗脑袋长久地、默默地对望着。

过了几天，妞妞在充分地享受了水的清凉和柔情之后，不再满足老待在浅水滩上瞎闹了。她向往着大河的中央和大河的那边，渴求她也能一任自己的愿望，自由地漂浮在这宽阔的水面上。

湾极其乐意为她效劳。他不知疲倦地、极有耐心地教她游泳。

那些日子，阳光总是闪着硫黄色的金光，浓郁的树木和芦苇衬托着无云的天空。湾的心情开朗而快活。

大河不再是孤独的。

妞妞的胆量一日一日地增大。大概过了六七天，妞妞想到小岛上去的念头变得日益强烈，居然敢向湾明确提出这样的要

求：“让我抱着红葫芦，也游到小岛上去吧。”

湾同意了。

妞妞抱着红葫芦往前游，湾就在一旁为她护航。

小岛稍稍露出水面，土地是湿润的。岛上长着几十棵高大的白杨，一棵棵笔直而安静地倒映在水中。五颜六色的野花，西一株，东一丛，很随意地开放着。岛中央还有一汪小小的水塘，几只水鸟正歇在塘边的树丫丫上。

妞妞仰脸望着，那些白杨直插向蓝色的天空。

“你老来这里吗？”

“老来。”

“干吗老来呢？”

“来玩。”

“这儿有什么好玩呢？”

“好玩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来找我们班的同学玩。”

妞妞就糊涂了：这不就是空空的一个小岛吗？

湾带妞妞走到一棵白杨树下，用手指着它：“他是我们班的王三根。”



妞妞扭过头去看，发现那棵白杨树上刻着三个字：王三根。

她再往其他白杨树上细寻，分别看到不同的名字和绰号：李黑、周明（塌鼻子）、丁妮、吴三金、邹小琴（小锅巴）……

湾见到他的“同学”，暂时忘了妞妞，忘情地与他们玩耍起来。他从这棵白杨，跑向那棵白杨，或是拉一拉这棵白杨树上的一根枝条，或是用拳头打一下那棵白杨的树干，有时还煞有介事地高叫着：“塌鼻子，塌鼻子，你过来呀，不过来是小狗！”他疯了一样在林子间穿梭，直跑得大汗淋漓、气喘吁吁，最后倒在地上，用手抵御着：“好三根，别打了，啊，别打了……”他胳膊着自己，在地上来回打着滚儿……

妞妞默默地看着他。

他一直滚到了妞妞跟前，停住了，眨了眨眼，望着妞妞，很尴尬。

“他们不肯与你玩，是吗？”妞妞问。

湾的目光一下显得有点呆滞。他低下头去。

后来，妞妞觉得湾哭了。

过了好久，湾才又和妞妞在小岛上快活地玩耍起来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他们就是忙着搭一座房子。他们假想着要在这小岛上过日子。他们找来很多树枝和芦苇，又割了许多草，

